

消逝的东风电影院

■ 刘付德金

东风电影院作为茂名城市的建筑物已经消失了,我一直想写一些关于它的文字,因为它是我第一次到茂名城区时曾经找寻游历过的地方,留有极深的印象,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1983年夏天,我在化州县城参加完高考,班上一位同学约我搭乘火车前往茂名市区游玩,这位同学的堂哥在列车上做乘务员,我们可以不用买票。我们都是穷学生,这自然是很大的诱惑。况且我还未搭乘过火车,在县城读书,每天,看着田洞对面河茂铁路(河唇—茂名)那条钢铁大道上奔驰疾去的火车,隆隆的轰鸣声,就像美妙的音乐,引起我许多好奇和幻想,真想亲身体验一下。那时,刚实行市管县体制,化州县划归茂名市管辖,我也想去看茂名城区的样子。这真是个好机会,既合心意,又有伴。

同学的堂哥把我们带上了火车,安顿坐好,伴随火车的颠簸,我们一路交谈,一路看着风景,不知不觉中火车便把我们载到了茂名火车站。短短30多公里的旅程,悠然间便过去,留下我人生第一次乘火车的体验。茂名火车站,因为我们当天还要坐火车返回化州,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到市区逛一逛。从公馆汽车站乘公共汽车到市区下车后,一时间也不知去哪里玩,便想到要去见识一下城市的公园。靠问路,我们来到了江滨公园,只觉得公园很小,几棵树,几张石凳,一会儿就逛完,还觉得韵味未了,还想再看看,于是又在街边打听茂名是否有别的公园。有位女士说,沿着街边直往前走,有一个。我们又满怀好奇前往,到达一看是工人文化宫,里面设施也简单,印象中好像有

个小动物园,几只小动物。旁边是东风电影院,当时还认真打量好一会,这是最初印象。

其实,东风电影院是很有辉煌历史的,它是茂名市区第一间电影院,兴建于1959年3月,为满足在这里进行石油大会战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建设者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在石油工人聚居的“三万七”住宅区旁兴建,格局均衡对称,内部布置讲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市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中心。据蔡湛同志《留在“老茂名”记忆中的东风影院》一文记述,1960年12月,事关油城生存或“下马”的关键一仗——炼油系统首套100万吨常减压蒸馏装置建设动员大会在这里召开;1975年,茂名页岩开发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年产页岩油18万吨后,年末亦在东风电影院召开庆祝大会,会后还在市区巡游,盛况空前。当然,作为电影院,在看电影几乎是唯一文化消费的年代里,它给茂名人民提供了一个工余活动的好去处,许多的影片都是第一时间在这里放映的。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回到了茂名工作。工作之初,我曾到河西油城三路三巷的市委宿舍区里住过一段时间,后面不远即为工人文化宫。茂名职工学校在那里办学,工作之余的晚上,我曾在那里兼职过一个学期的课,经常出入红旗路一带,那时的东风电影院已是门前冷落,颇有形单影只之象。随着电视、录像带的广泛普及,电影院受冲击,经营难以为继,为看一部电影,影院门口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的情景已

不再有。一段时间,街头巷边,到处兴起录像室,这种占地少、片源快、成本低的新式经营场所大行其道。在这个大潮背景下,东风电影院旁建起了几间录像室。这间曾经在茂名城市史中辉煌一时的电影院,我是一次也没有在那里看过电影,倒是录像室兴起后,去看过一些港台武打片。交谊舞时兴,油城舞风正热时,东风电影院旁边的球场改成溜冰场,白天溜冰,晚上便作为交谊舞场所。那时年轻,身居这个陌生的城市,人际不广,娱乐活动也不多。一些夜晚时光,自己蜗居小屋里看看书,涂抹小文,不甘寂寞时,跑去和同学们打牌,或到录像室看片,或到那个溜冰场场场聊天,凑凑热闹。半夜三更,穿街过巷,把那一带的大街小巷走得烂熟。

在我的亲历中,东风电影院旁举办过的大型活动,是1990年五一劳动节,珠江经济广播电台举行的“珠江欢乐传万家——茂名大聚会”活动,珠江经济台和茂名电台现场直播这次盛会,嘉欣、郑达、黄樱、陈丹虹、林小溪等节目主持人到现场演出,与观众互动。是时,珠江经济广播电台节目正火,听众极多。粤西听众闻讯蜂拥而来,红旗中路人山人海,露天剧场周边被围得水泄不通。我记得那天我是早早到了剧场座位。我回茂名工作后,记忆中好像这是工人文化宫中最大型和有影响力的活动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工人文化宫改建,东风电影院拆除,彻底从茂名的城市风景线中消失,留给人们脑海的只有越来越远的模糊记忆了。

圆月爬上四角的天空

■ 侯建明

今年的中秋夜,月亮有点害羞,千呼万唤始出来,但总算没有缺席。一阵瓢泼大雨,把天空洗得干干净净的,氤氲的雾气褪去后,圆圆的月像个镜子,如约爬上了窗口,眼睛睁得大大的,微笑着窥探这世间万物。闪闪的银光如潺潺流水,倾泻在窗台上。慢慢地,流进房间,洒落在父亲的床前,丝丝缕缕如爱。父亲的眼前温馨起来,他嘴角微扬,露出笑意,抬眼望望那四角的天空。

这是他透过窗口,看见的第四轮中秋明月。此刻的窗口,一片明亮,月光融着爱透进窗,映照着他躺卧了四年的坚强。远离世间喧嚣,无奈选择这个安静的角落,他摒弃了所有浮躁的花花哨哨,留下简单专一的姿势——卧躺。那个角落便是他的一日三餐,是他的朝朝暮暮,是他的一年四季。日出日落,月缺月圆,寒来暑往,那个角落,就是父亲眼里的世界。坚硬的墙壁,平安守护着我的父爱,守护着生命里的顽强不屈,也牢牢囚禁着我漂泊的心。

曾多少个夜晚,疾病逼迫下父亲痛苦的呻吟,总是透过月光,反射到月下那一边,如满天丝线,线线穿心而过,牵扯着我在远方的思念。每每此刻,一种坚强也透过月亮的反射传导过来。昔日的教诲,一遍遍在我耳际萦绕,让我的脚步更加坚定,在风雨人生路上,不惧挑战,一直向前。跌倒了再次爬起,无畏无悔迈开脚步,忘记痛,永不退缩。心中只有一个执念,那是父母的期望,也是我曾

经的承诺:好好干。我必须努力奔跑,争取成功,为他们的守候,带回安慰。就这样,一想到月光长线那头的父母,我便有了一种无形的动力。

今夜,我紧握父亲纤削的小手,轻抚着他凹陷的脸庞。他无法下床,所以四肢已严重萎缩,但一副铮铮铁骨,却支撑起丰满的意志,总把坚强传递给他的孩子们。他虽已无法言语,但他的所有语言,会穿引在目光中。当我们的目光一相互触碰,就会缠绕在一起,他的所有心事,此刻便已装入我怀。

温柔月色中,我看见父亲的双眸如天上星星,闪烁着光芒。他一向乐观,爱光明磊落,明明白白做人,教育我们亦如是。所以父亲为我们兄弟姐妹起的名字,都带“明”字,日月恒光,永远在他眼里,在他心上,围绕在他身旁。所以父亲的心中从没有过晦暗,哪怕今天蜷缩在角落,他的内心依然宽敞明亮。

望着窗前的月亮,我回忆起从前。父亲刚刚躺下的那年中秋,我在月圆时刻回到父母身旁。一种无名的恐惧之中,我借月光描笔对天叩问,写了那篇《停下来吧,月亮》。真情可以打动一切,也得到很多共鸣。那文发表后,收到很多老师留言,说那文中射出一缕特殊的月光,穿透力强,竟会洞穿泪腺,让所有的文字,在月色中模糊了。“月,你是多么温柔,多么可爱的字,却为何狼狽地,与‘岁’勾结为奸,勾结成一个残酷不堪的词:岁月无情。”“停下来吧,月亮,

你不要转了。你一转,我的笔杆就会颤抖,我的文字就在哭泣……”这是我当时的伤心倾诉和苦苦哀求。

可能是真情感动了月亮吧,四年后的今天,窗口的月亮依然圆满,熠熠生辉。我知道月亮不可能停下来,但不管月亮如何旋转,只望月光温柔以待。年年月月,柔柔的光照着同样的人;年年月月,圆圆轨迹不断拓展着父母的年轮。“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我正守在父亲床前,望着月光发呆,小女拿着画盒走进来。她说想看月亮,之前在花园画了几次,对着辽阔的天空太单调,画了几次都未能满意。这时候,她发觉窗口这角度望去的月亮特别明。于是架起画板,画了一幅《窗前明月图》。小女笔法娴熟,把窗画得很正,把月画得很圆。

看着这幅图画,我和小女说:“多年来爷爷一直教育我和你,时时处处要遵规守矩,无规矩不成方圆。你今晚画了一幅‘方圆图’,就是把爷爷的教诲画下来了。我们应该永远牢记,把画装裱起来,一代代传递下去。”小女点点头,其实她一直很听爷爷的话,所以她心有规矩,笔下自成方圆。

可惜,我无法在父亲病床前尽孝。当今夜的明月从天边滑下去,明天的太阳出来的时候,我还得奔赴远方。因为那里有父母对我的期待,有我坚守的承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耄耋之年的父亲已经无法再站起来,唯有用我的双腿,用他传递给我的意志,去延续他心中的路途。

探寻茶马古道遗韵

■ 劳小颖

暑假,受邵同学邀请,我们电白师范八(1)班同学,跨越千山万水,走进被山峦环绕,云雾缭绕的南向之地——梁河,一同穿越千年时光,探寻茶马古道遗韵。

汽车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山路是泥土修的,崎岖不平,蜿蜒盘旋。路两旁,半山腰、云雾间,随处可见大小不一的茶园。漫山的茶树披着绿装,整齐排列,此时一垄垄茶树冒出嫩绿的新芽,茶农们头戴草帽,身挎竹筐,三五成群穿梭在满山的翠绿间。茶园、茶树、茶农,勾画出一幅诗意的画卷。

天突然下起了多情的小雨。我坐的大巴,行驶的速度很慢,宛如蜗牛爬行,几次在上坡时打滑。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一直紧抓住同座何金梯同学的手。

到了车子不能进入的地方,只能步行。这里地形复杂,山高林密,坡大沟深,通往深山老林的羊肠小道,一面是峭壁,一面是悬崖,大家撑着雨伞,低头弯腰艰难前行。

山路时而泥泞不堪,一步一滑,一步一个脚印;时而盘旋曲折,像一架云梯,几乎是90度直下,上面的人像站在头上,下面的人像被踩在脚下。登山不以艰险而止,则必臻乎峻岭矣。尽管走得步步惊心,但站在高处看到我们不曾看到过的风景。绿意浓荫下,负离子盈盈。呼吸暗香浮

动的清新空气,观赏芳香翠绿的花草树木,聆听林间鸟鸣的婉转吟唱,登山的疲惫不觉消除了,顿觉心旷神怡。

登上古茶树基地俯瞰于翠林中的木屋,入座亭台楼阁。迎着微风细雨,极目远眺:山峦静谧,树木葱茏,绿意盎然。先让滚烫热辣的五花烤肉、野生核桃、新鲜蜂蜜、清甜西瓜触动味蕾,安抚躁动的心和胃。尔后,再喝一杯金黄透亮的梁河回龙茶,细细品读苍醇的诗行,每一处都是人间美好。

不知何时,云雾缥缈笼罩着重山叠翠,烟雨入林间,山水如墨染,群山被渲染得格外妖娆。这“薄雾润山色,烟波入画来”的生态画卷,带给我们无尽的欢喜。我们惊叹,人间仙境也不过如此吧。

午饭过后,山风吹过,刚才还雾气腾腾的山峰,瞬间豁然开朗,青龙山在蔚蓝色的天穹映衬下,越发秀美了。蓝天上几片薄薄的白云,像被阳光晒化了似的,随风缓缓浮游着。

好一个天公作美!大家遂动身去木屋另一侧茶园,探访矗立在半山腰千年的古茶树。

晴空下的青龙山,黔黑苍绿,气韵悠然,展现出自然本色,造物主的浪漫情调一览无余。山坡上高矮一致的茶树,一捆捆,一层层,依山而植,竖看如朵朵翡翠沿台阶蜿蜒而上,横看仿佛绿色的长龙绕山而卧。女生岂能错过“采茶姑娘”的角色,各种摆拍,风韵犹存。几位同学,不改当年本色,在茶园,放声高歌。我们受到感染,也跟着唱啊跳啊,时光流淌30多年,我们重回十八岁。

我们顺着过膝茶海,用木棍开辟“绿道”,搀扶着下山。每踏出一步,我都双腿酸软无力且发抖。凭着非目睹千年古茶树风采不可的决心,在同学的帮助下,终于看见了千年古茶树的全身。

千年古茶树像顶天立地的巨人,又像威武的哨兵,历经千余年,仍枝繁叶茂,苍翠含烟。树干上青苔掩盖不住岁月沧桑,虬枝的历史造型和鲜活生命,散发苍劲典雅和青春活力。

梁河县这片早在数千年前就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的土地,自然生态环境优越,茶叶人文历史底蕴深厚,古茶树资源丰富,现存古茶树3万余亩,树龄千年以上的古茶树1500余株,最大的一株树龄达1500年。

这些古树见证了沧海桑田的变迁,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每一片叶子都带来馥郁芬芳,蕴含着大自然的精华与智慧,承载着乡村振兴和强村富民的重要使命。

仰望古茶树,自己小如微尘,如果有来生,做一片在岁月淘洗中磨去棱角和发出油亮之光的茶叶吧。

我们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那同学能够继续书写千年古茶的传奇篇章,让这份来自南甸的古老韵味永远流传下去。

李沁反应很快,把自己给许书记打电话说的事,改说成是许书记秘书电话通知的他,化主动为被动,既不让梁启春知道自己越级上报,又在顶头上司面前示弱,给足了领导面子。凡是吃过公务员这碗饭的都

知道,接待上级无小事。李沁把中午接待这项工作当作大事,要事来当面汇报请示,梁启春是认可的。

梁启春终于正眼看向李沁,一下来了精神:“我们江南市也出了个土生土长的‘财神爷’,太好了!我和管财政的常务副市长开过几次专题会,发现今年资金缺口太大了。你要用力做好这位‘财神爷’的工作,请他同省里说说,或者从财政部直拨,帮助解决江南市资金紧缺的难题。”

梁启春早期在省政府调研室工作多年的经历,李沁很清楚。他面上不显,心里却暗道梁启春未免太过神生了,不要说一个司长,就是再大的领导,要进行资金分配和落实,都得摆项目,走流程,搞平衡。资金紧缺这样的世界级难题,哪里是随便见个面,吃个饭就能解决得了的?不过,李沁深谙官场之道,他装作万分赞同,呵呵笑着应和:“老板,您说的太重要,太及时了!我一定按您要求全力抓落实!”

办事缜密的李沁,离开梁启春办公室后,随即到了市政府招待所,察看预订的江南厅现场准备情况。市政府接待处副处长小刘跟在他身边,详细汇报着食材和服务相关方面的安排,并告诉李沁,市委管接待的王副秘书长右脚刚走,李沁对现场布置表示满意,只向小刘提出要在江南厅旁安排一个休息室,好让宾客在正式进行吃饭前,有个简短交流比如互换一下名片,提前认识的空间,如此一来入席后大家的氛围会融洽很多,心理上也更轻松些,方便集中精力喝酒吃菜,这才称得上宾至如归,招待到位了。小刘表态马上办。

从招待所出来,李沁看了眼手表,时间已过了上午十点。估计老同学卢国忠是起床了,便叫司机载他直奔新半岛酒店而去……

卢国忠这趟回家乡,能否达成姐姐卢国容和姐夫刘海运所托办之事?请看三十六章。

重阳登高

■ 严万

还是那山
还是那条熟悉的石径
一群曾经熟悉的游客
在寻找,往日的足迹
沐浴,深秋的凉风

很蓝
远方的水
很绿
最是那抹烧海晚霞
向天的尽头洒落
慢慢地

虽然冬日未至
山顶上,草丛中
秋风夹着寒意
把绿叶催枯
山头染黄

只有那叶片果林
不辜负耕耘人
怀着满满秋实
向丰收走近

远方的天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



书法

■ 江大全

第三十五章

-2-

◎ 小说连载 17

也经

■ 阿明

市政府办公楼各层办公室的布局结构别无一致。李沁走步梯上到五楼东头,先拐进了看市长办公室套间门口里侧的秘书室。

看了看市长办公室紧闭的大门,李沁扬着笑同市政府副秘书长,亦即梁市长的秘书邵泳打招呼:“邵大秘,老板在吗?”邵泳站起身并压低声音回他:“是在是在的,不过计生委翟主任正汇报工作呢!”这位翟主任,李沁也算熟识,是江南市最年轻的处级女干部。

“进门时说只用五分钟,可现在都进去半小时了,她还没出来。”邵泳有点不高兴地补了一句。闻言,李沁的脑海中不自觉地闪现翟主任风情万种的形象,同时想到了关于她在市处级干部小圈子里经常流传的那些桃色新闻。

谈话间,眼瞅着那扇大门依然没有动静,李沁又转头用求助的目光望向邵泳。邵泳双手一摊,耸耸肩,无声地苦笑一下。李沁知道久等不是办法,便靠近邵泳轻声说:“待翟主任走后,麻烦你告诉老板,我有件事要汇报。老板若有空请马上通知我上来,谢谢啦!”邵泳连连点头答应。

李沁沿路返回自己办公室,继续思考细化今天接待卢国忠的安排。这时,林秘书敲了一下敞开的门,站在门口恭敬请示:“老板,文联高主席说奉魏书记指示,要向您汇报工作,有空吗?”李沁想想,现在接待这个摊子还得等梁头那边的消息,手上也没别的要紧事,便用右手示意林秘书可以让人进来。

来人全名叫高佳,是河北承德人。音乐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江南市职业技术学院任音乐老师,由于她活泼开朗,且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加上姣好的身材相貌,才干了两年就从一个普通老师当上了校团委书记。一年后调任江南市音协主席,接着仅仅过了一年半又升任为文联主席,可谓一路亨通。

她与李沁曾有过一段故事。那年,李沁组织全市团委书记去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开展素质能力培训。在培训班结束当晚,回了

家乡的高佳一个高兴,给参训的各位书记敬了好几轮酒,最后带着几分醉意回的宾馆。李沁见色起意,以关心之名跟到了她房间里来,然后在高佳的半推半就之下,两人发生了关系。过程中,李沁闻到高佳有狐臭,最后意兴阑珊,草草结束。等参训大队回到江南市后,不明就里的高佳多次暗示李沁再继续情缘,可李沁每次都装聋作哑。

高佳一踏入办公室,便张开双臂,欲与李沁拥抱。李沁迅速以右手握住高佳伸来的左小臂,同时用左手指了指门外,暗示在此拥抱不妥。然后,他朗声笑问:“我的大主席,是什么风把你吹来啦?”高佳一脸妩媚,向他嗲了句:“大市长唉,你高升了,可把当年的妹妹忘记了哟。”

挨得近了,鼻子灵敏的李沁闻到高佳身上传来的淡淡狐臭,瞬间本能地撒开手,躲闪着移步去了茶台处泡茶。李沁一贯能说会道,场面话信手拈来:“哎哟,我一早就上眉跳个不停,估摸着肯定是有贵客光临。这不,我已泡好摘自大红袍母树的珍品茶在等你了。”她一边说着,一边向高佳递上热气腾腾的香茶。

双手接过茶杯,高佳轻启红唇小抿一口,确实清甜甘怡。不过被李沁“始乱终弃”的“这笔账”她可没忘,内心顿时涌出一股委屈,不假思索地抱怨说:“李大市长,你说的贵客,恐怕是其他人吧?你早就把我忘得干干净净了。”这种怨妇式的话,李沁可听过太多了,早已练成一套自如应对的戏码。他坐回大班椅上,两眼直直看着高佳,仿佛感到多遗憾似的演了起来:“小高啊!我十次做梦,九次梦见的人都是你。只是工作繁忙,身不由己罢了。”

高佳听后撇了撇嘴,也不打算再同他为那点私情纠缠。把茶杯搁到茶台上,她端正姿态,转为一本正经地说:“李市长,我今天来是真有一事向你汇报的!市文联准备春节前搞个‘谈改革·话成就’主题迎春

系列活动,我一早去市委向魏书记汇报了,他表示完全赞成,并特别交代我来向你请示,取得市政府大力支持。请你对文联这次大型活动提要求,作指示。”

李沁正要开口,办公桌上的电话机响了。拿起听筒贴到右耳上,李沁听到里面传来邵泳的声音:“李副市长吗?老板请您您上来。”李沁忙回话:“好,谢谢邵大秘!我就这就上来。”放下话筒,他转头对高佳说:“小高,梁市长找,我得先过去了。”话音刚落,便见高佳表情微恼,似有不悦,他两手一摊表示无奈,并安抚道:“文联办活动这件事,我当然也赞成。至于经费,你回去安排做份预算报告,本周四前交给我秘书,到周五开市长办公会时我再作汇报。满意了吧?”

听到李沁这番能够帮她解决费用问题的安排,高佳转恼为喜,挪步上前用右手拍打一下李沁的臂膀,撒娇说:“哎呀!我就知道你最有办法了!等你晚点得空,我请你吃饭答谢嘛……”侧身躲过高佳欲攀附上来的手,李沁扭头点了点秘书室的门,便径直走了。高佳见状,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李沁已见从桌面抓起笔记本,越过高佳匆匆出门去领导了。

一口气奔上五楼东头,李沁同早在门口恭候的邵泳点头致意,邵泳伸出左手向他做了个“请”的动作。举步迈入梁市长办公室,李沁恭敬问好:“老板上午好!”闻声,市政府一把手梁启春对李沁露出热情之色,并抬手示意他就座。

梁启春也是江南市人。在被推荐到清华大学学习期间,他凭着几分帅气的模样,与同班女同学金秀谈了恋爱。婚后,金秀留在京城外贸部工作,梁启春则回到江南省政府调研室任职,他们一直两地分居。梁启春从股长做起,历任科长、处长,直到成为副主任,一路升迁都没有离开过调研室。后来在自己岳父,江南省委金副书记的过问下,才

得以升任为省政府副秘书长。虽然梁启春和金秀是自由恋爱结合的夫妻,可两人婚后生活并不愉快。金秀颇为贪财,利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接轨之机,以职务之便钻国内控物资进出口管理的漏洞狠狠捞了一笔财。梁启春又是个好色的,在省政府调研室乃至整个机关,时不时流传出他的各种风流韵事。

两年前,梁启春从省政府副秘书长任上晋升为江南市市长,而妻子金秀则辞去京城外贸部工作,带着独生儿子一起,投资移民到了加拿大温哥华生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国内掀起移民潮的时候,领导官员家属移民出国的真不少,随之出现了大批“裸官”。梁启春上任后,工作上倒是兢兢业业,也很守规矩,非常配合市委书记的工作,被江南省树为党政团结的典范。但他喜好拈花惹草的老毛病一直未改,花边新闻不断,连着两任女秘书都坚决向秘书长申请调走了。秘书长十分无奈,在找第三任秘书时只好给他配了个男同志,便是此刻端坐着热气腾腾的普洱茶进办公室来的邵泳。

邵泳给李沁送茶时,李沁用左手手指点茶几示意放下即可。他的目光紧盯在梁启春身上,观察到梁启春两颊红润,额上汗迹未干,头发不同于平常梳得油光锃亮的明显凌乱,脖颈右侧的白衣领上隐约印着一道淡红色唇印。李沁心想,这个计生委翟主任太不负责任了,临走时也没有帮老板整理一下头发和衣服……

不知自己露着“马脚”的梁启春瞥了眼李沁,看他的有些走神,因为案头上确实有太多要办的事,便直截了当问:“小李,你要汇报的是什么事?”回过神来,李沁赶紧说道:“老板,财政部一个副市长来了我市,他是我的高中同学。许书记秘书电话我,说您中午带我接待,我也在其中,所以特来向您请示,我如何配合您开展工作。”